

# 说英雄，谁是英雄

2017年07月12日 14:55 来源于 财新网

即便英雄盛名如秋瑾者，也像鲁迅说的：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，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，他们常走，然而忘却了



英雄二字，是要用自己的血去写的。有的时候甚至不仅是自己的血，还有所爱者的血与眼泪。视觉中国

文|押沙龙

## 电子工程师

吴思先生写过一篇文章《出售英雄》，讲发生在清代的一件事儿，此事的原始资料在段光清的《镜湖自撰年谱》里也可以查到。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：当时宁波鄞县有两项很不合理的土政策，盘剥百姓，但大家一直没什么办法。这时张潮青和周祥千站了出来，成了反陋规的领头人。有他们带头，鄞县的老百姓胆气愈壮，干脆一把火烧了衙门，还打败了进剿的官军。闹到最后，段光清代表官府向老百姓低头，取消了这两项土政策。但让步归让步，朝廷的颜面还是要的，事情总要有个交代。此时既然土政策已经被取消，张潮青和周祥千在百姓眼里也就没有什么用处，反而成了包袱和祸害。老爷既已开恩，祸害还留着作甚？于是，周祥千在压力之下，投案自首。张潮青则被百姓捉拿归案，献给段太爷，领了八百大洋的赏钱。最后，两人都被枭首示众。

周祥千本来是个监生，享受地方上的优待，甚至可以说是土政策的“既得利益者”。他出头，无非是书生的义愤，加上周围人的鼓动，最后却落得家破人亡。他的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发了疯，天天在田野里乱跑。

吴思说他们是英雄，当事人段光清也说周祥千“无愧大丈夫矣”。可大丈夫又如何？英雄又如何？最后还不是一刀砍下，颈血狂飙？唯余至亲者发疯，而鄞县的百姓依旧过着自己的日子，最多是谈起时叹息两

声，然后转过头去叮嘱子弟们，不要像他们那样不知天高地厚，好事出头。时间长了，也就没有人还记得，为了取消陋规，有人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，有人怎么样地死，又有人怎么样地疯。

说英雄，谁是英雄？温瑞安有本小说《刀从里的小诗》，书中有人诧异于英雄对苦痛的坚忍无语，一个反面人物就说：“什么是英雄？英雄正是生来给我们折腾的。”其实还是鲁迅看得透，他在《太平歌诀》里说：“叫人叫不着，自己顶石坟”，这就是英雄们的出路。周祥千就是这样，在众人的眼里由英雄而路人，由路人而祸害，只好自己顶了石坟见段光清，自己一死百了，留给家人无尽的黑暗。

有的时候，英雄也是不得不做英雄。若不做，旁人也不肯答应的。就像南宋的文天祥。大家都知道文天祥被元兵俘虏后，坚持不屈，最后被杀。但是大家未必知道，当时有多少友人在盼着他死。文天祥刚一被俘，他的朋友王幼孙就写了一篇《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》：“呜呼！人皆贪生，公死如归。人为公悲，我为公祈……昭昭青史，垂法将来。彼徒生者，尚何为哉！”他还亲自把这篇文章一字一字读给文天祥听。不知道文天祥听这篇祭文的时候，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。

一位叫王炎午的，更是写了上千字的《生祭文丞相文》，力劝文天祥快死，“谨采西山之薇，酌汨罗之水，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灵，言曰：呜呼，大丞相可死矣！”文天祥迟迟没有死，王炎午则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，唯恐他一念之差，坏了天地间的大义，坏了一份英雄的传奇：“涉月逾时，就义寂寥，闻者惊惜。岂丞相尚欲脱去耶？”当时文天祥正被元兵押解北上，王炎午生怕文天祥看不到这篇催死文，用大纸抄写了许多份，每一份都“字大如掌”。在文天祥的必经之地，王炎午一路贴将过去，驿站、码头、山墙、店壁都贴上了，“以速文丞相死节”。等文天祥在南昌码头一上岸，王炎午就冲上去，用祭拜死者的礼节拜他。但文天祥偏偏让他等得心焦，一直拖了近四年才死。

等文天祥面对南方慷慨就义的消息传来，王炎午才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嚎啕大哭，写文章夸赞这位英雄，“今夕何夕，斗转河斜，中有光芒，非公也耶！”他在天上看到文英雄发出的星光。我并不怀疑王炎午的爱国热忱，他后来也确实没有投靠元朝，坚持清贫生活，日食饘粥。我也确实理解文天祥和王炎午所处位置不同，承担的责任不同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指出一点，王炎午在文天祥死后又活了四十多年，到了七十三岁才去世。

英雄二字，是要用自己的血去写的。有的时候甚至不仅是自己的血，还有所爱者的血与眼泪。而在英雄身旁，往往有王炎午的催促，有鄞县乡亲的漠然，当然，也会有尊崇者的喟叹感怀。但这份喟叹，也终究会渐渐淡去，即便英雄盛名如秋瑾者，也像鲁迅说的，“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，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，他们常走，然而忘却了。”更多的，还是像周祥千那样的无名者，生如星火，死如秋草。当然，周祥千出首之时，也许要的只是一份心安。但是等他无头之身长眠地底，村民陋规已除，疯妻在坟前狂走，周祥千到底心安与否，外人也不得而知了。财